

赣州游览胜地郁孤台。记者肖靓 摄



郁孤台上铸词魂

——辛弃疾赣州行吟的“江山之助”

□彭笑远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有言:“若乃山林皋壤,实文思之奥府,略语则阙,详说则繁。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《风》《骚》之情者,抑亦江山之助乎?”这一“江山之助”的文学理念,揭示了自然山川与人文创作的深层关联。而“江山之助”在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赣州行吟中得到了生动印证。据邓广铭先生《稼轩年谱》和《辛弃疾传》考定,南宋淳熙二年(1175年)至淳熙三年(1176年)间,辛弃疾这位怀揣“恢复中原”之志的英雄豪杰任职赣州,于赣水之畔、孤台之上,将赣州山河形胜与忠臣赤子情怀熔铸为千古绝唱。

赣州古称虔州,地处赣江上游,境内郁孤台临江而立,章贡二水汇流成赣江,山川走势兼具雄奇与温婉。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,既塑造了赣州的战略地位,也孕育了刚柔相济的地域气质。辛弃疾抵达赣州之时,正值宋孝宗特命辛弃疾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,驻扎赣州负责平叛。这一特殊使命,让正值壮年的辛弃疾得以深入赣州的山川河谷,既见证了这里的地理险峻,也目睹了战乱之下的民生疮痍。

赣州的“江山之助”体现在郁孤台。郁孤台无疑是辛弃疾赣州行吟的精神地标,其千古名作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即作于任职赣州时期。辛弃疾登郁孤台远眺,西北方向的青山层峦叠嶂,既是自然屏障,更成为他的视线与故都汴梁之间的阻隔。这种地理上的遥不可及,与政治上的报国无门形成强烈共鸣,让他笔下的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”超越了单纯的写景,成为山河破碎的隐喻。“长安”在此并非实指,而是北宋都城汴梁的象征。那无数青山,既是赣

地的实景,更是南宋朝廷偏安政策下的无形壁垒,是英雄失路的无奈写照。词的结尾“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”,以暮色中的江景与鹧鸪啼鸣收束,将家国之思、身世之叹融入苍茫山水之中,余韵悠长。

赣州的“江山之助”体现在赣江。赣江的流水,为辛弃疾的情感提供了宣泄的载体。在万安造口(即皂口,今江西省万安县西南)的朝山院,这位词人俯瞰“背负峻岭,俯瞰大江”的险要地势,借“郁孤台下清江水”的联想,将空间距离转化为情感张力。“中间多少行人泪”一句,既是对靖康之难后流离失所百姓的悲悯,更是自抒羁旅之愁——他自北方南归,矢志抗金却屡遭排挤,何尝不是一位泪洒征途的“行人”?江水悠悠,承载的不仅是历史的伤痛,更是个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。然而,赣州山水的灵秀并未让这份愁绪沉沦,反而催生出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的千古绝唱。

赣州的“江山之助”体现在天地间的孤帆。《满江红·赣州席上呈陈季陵太守》中的“落日苍茫,风才定、片帆无力”,以赣江暮色中的孤帆起兴,既写出了送别友人的离愁,更暗喻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惆怅。“但楚天特地,暮云凝碧”以楚天暮云的壮阔意象,烘托出“过眼不如人意事,十常八九今头白”的人生感慨,却又以“笑江州、司马太多情,青衫湿”收尾,在沉郁中暗含刚健,展现了辛弃疾身处逆境而壮志不磨的品格。赣州的山水见证了他的军事成就,也承载了他的仕途沉浮,这种生命体验与山川形胜的相互渗透,让其词作具有了超越个人悲欢的思想深度。

孤台的高耸、青山的阻隔、赣江的奔流、孤帆的漂泊,都成为辛弃疾情感的外化与投射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所言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,在辛弃疾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——他登上郁孤台远望青山,便将家国之愁洒满群山;凝望赣江水,便让恢复之志随波东去;远眺天地孤帆,便让别离之情与激励之志弥漫纸间。“江山之助”的真谛,在于山水与人心的相互感染。赣州的山水不仅为辛弃疾提供了写景的素材,更成为他情感的寄托与意志的象征。

辛弃疾与赣州的相遇,是“江山之助”的一则千古佳话,其赣州词作丰富了“江山之助”的理论内涵。辛弃疾的赣州词作将“江山之助”与报国壮志、民生关怀相结合,赋予自然山川以强烈的现实意义与人文温度。他的创作证明,“江山之助”不仅在于山川的审美价值,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记忆、民生病苦与精神力量。词人对江山的感知,本质上是对时代与人民的感知;词作中的山水意象,最终升华为家国情怀的精神象征。

今日的郁孤台依然矗立在赣江之畔。登临郁孤台,俯瞰赣江滔滔东流,仍能感受到辛弃疾当年的慷慨与沉郁。那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的豪情,早已与赣州的山水融为一体,成为最动人的文化记忆。辛弃疾的词作早已融入赣州的山水之间,成为地域文化的精神标识。重温这些词作,我们不仅能领略“江山之助”的文学魅力,更能感受到古代文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家国情怀。在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中,赣州的江山胜景与辛弃疾的诗词名篇,依然是激励后人坚守气节、心系家国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

似是而非的门票

□古向东 文/图

在章贡区老城西北的贺兰山上,有座千年名楼——郁孤台,历代文人墨客登临题咏甚多,其中有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尤为著名,是千古绝唱。

1965年6月,郭沫若登临郁孤台,留下一阙词:“郁孤台下三江水,人民血汗非清泪。遍地尽松柏,泱泱绿化风。十年树木计,前景在眉睫。决战胜天公,江流不再红。”这首词“反辛稼轩之意”,赞美了郁孤台一派葱茏的景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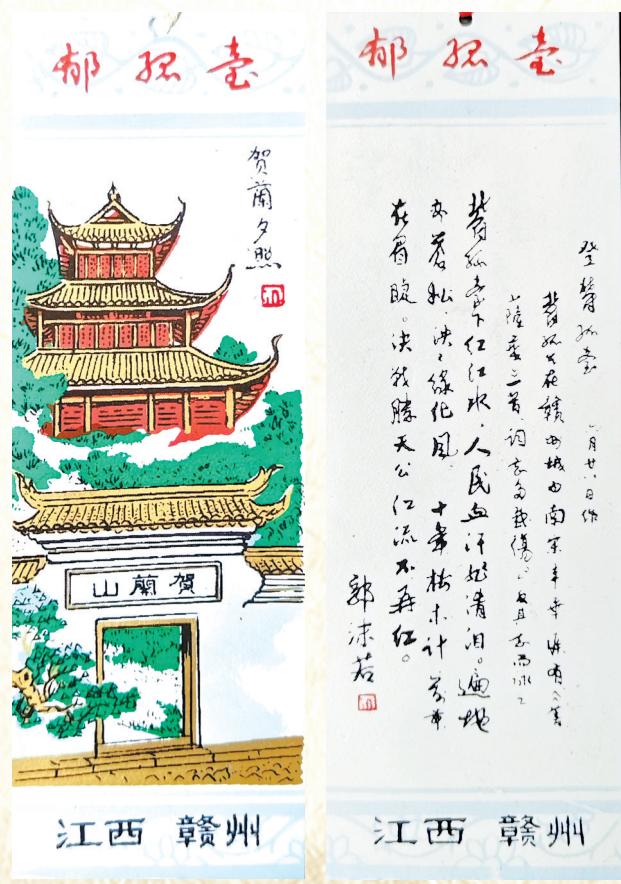
改革开放之后,赣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郁孤台设计发行了几枚塑质彩色门券,分别是郭沫若的词《登郁孤台》,和三幅郁孤台的绘画:《贺兰夕照》《云烟缥缈》《郁孤台下》,多角度展现了郁孤台的风采。

门票、书签功能不同,设计制作也不一样。门票是入门的凭证,除画龙点睛的景观图文外,还有编号、票价、副券等基本要素。这几枚门券按书签式样设计制作,还系有彩带,这样便让

人很难一下子猜到其真实身份——门票。曾有多人询问,这几枚郁孤台门票究竟是书签还是门票?笔者特意到市博物馆查证,市博物馆的同志表示,这几枚郁孤台门票是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发行的塑质门票,属于郁孤台早期门票。有一段时间,这几枚郁孤台门票不但在郁孤台景区使用,还曾在蒋经国旧居使用过。当时的设计师可能对门票的概念不清楚,所以设计成了书签式样。

这几枚书签式样的门票,没有编号、票价、副券等基本要素,因此,便成了似是而非的门票。不论在当年,还是现在,不了解实情的人总是会把它当作书签。这样就让人们在了解其“庐山面目”过程中,增添了收藏的情趣。

如今,郁孤台门票已然成了历史,要集齐这几枚塑质郁孤台门票并非易事。尤其是以郭沫若的《登郁孤台》制作的这一枚门票更是难觅,因其蕴含浓厚的文化韵味,受到收藏爱好者的青睐。



郁孤台门票



于都罗田岩的松风穿过近五百年光阴,在濂溪书院的飞檐上打了个旋,轻轻落在镌刻“善山”二字的石刻间。明正德年间,5位背着书筐的于都士子——何廷仁、黄弘纲、袁庆麟、何春、管登,正是踩着这样的松涛声,沿着贡江走向赣州,走近王守仁,也走向一段将理学火种播撒在赣南山水间的传奇。

他们的身影曾在罗田岩的云雾中若隐若现。在濂溪书院的讲堂里,他们用“知行合一”的烛火点亮学子的眼眸;在观善岩下与弟子讲授“心即理”,崖壁上的苔痕仿佛还留着他们激昂的脚印;在各自官任上践行阳明心学,将“致良知”落地在乡村田埂上。除袁庆麟、何春卒于任上,何廷仁、黄弘纲、管登三位学者,最后都选择了归乡,在罗田岩讲学,继续他们青年时的愿景,专心研究、传播阳明心学,推动江右王门心学的最终形成。他们的讲习声与江水的潮声应和,成了当时于都河畔最动人的韵律。

岁月流转,罗田岩的石刻斑驳了,濂溪书院也几度毁建,“雩都理学五子”的精神却愈发清晰。今天,人们在何廷仁广场上徜徉漫步,在黄弘纲的氏族谱牒中寻找文化渊源,在何春的登高诗句中品嚼心学,在《祭袁德彰文》中感叹袁庆麟向学的精神,在管登的墓前植下新松,在学术研讨会上重述他们的治学思想……当松风再次掠过崖壁,我们仿佛又听见五百年前的琅琅书声,与今日文人学者的探寻追问交织,在赣南的山水间,谱成一曲永远的文脉长歌。

赣南的秋是有些寒意的。明正德十二年(1517年)的某个清晨,露水还挂在茅草尖上,有几个青衫书生背着干粮袋,正沿着驿道急急赶路。他们从于都来,正从赣州城往南康军营去。布囊里的干粮硌着身子,脚步却不敢稍停——王守仁的帅旗在前方山峦间时隐时现。

这便是何廷仁与心学结缘的起点。与黄弘纲、钱德洪、王畿并称“王门四杰”的他,此刻只是个追到军营求学的普通士子。志书里轻描淡写的一句“负粮追师”,在当时的赣南山水间,却是用双脚丈量百余里的虔诚。

军营设在唐江至横水的山峦间。王守仁刚结束军务,听说有士子从于都赶来,特意掀帐相见。烛火摇曳中,这位平定淮南之乱的大儒,看见几个中年儒生,其中长须高鼻的魁梧书生,袍角沾满泥渍,眼神却清亮如星,他便是何廷仁。

何廷仁(1483年—1551年),初名何秦,字性之,别号善山。早先研习程朱理学,总觉隔着一层纱。直到在濂溪书院听说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,如惊雷贯耳。前回错过了罗田岩讲学,此刻亲见先生,特别是后来在横水听到那句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,他突然明白:原来真学问不在书册黄卷,而在眉扬目张的心动间,在挑水砍柴的日常里。

于是,他放下科举,成了王守仁身边的影子。先生去桶岗、三浰、南昌,他也一路跟着;先生去庐山、九华山、通天岩,他也一路跟,听讲学。这般不计功名的追随,不禁让人想起孔子周游列国时,那些背着粮食紧随车马的弟子。由于深得先生认可,新入门的弟子多由何廷仁和黄弘纲教导,时称“接引师”。

嘉靖元年(1522年),何廷仁中举的消息传到于都,乡人敲锣打鼓来贺,但他却望着院角的梅树出神。年近不惑,才得了个广东新会知县的任命。旁人替他惋惜,他反笑道:“不想竟能去白沙先生(陈献章,明代心学奠基者)故乡为官。”这句话里似乎藏着明代心学的传承密码。陈白沙开启的心学源流,要从他的弟子王守仁这里通过再传弟子带回故乡去。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循环。

在新会任上,何廷仁每月朔望召集乡民,在献祠前讲《传习录》。有争讼的,不急于判对错,先让人自陈过失。阳光透过格扇窗,照在几个老人满是褶皱的脸上,一时竟有了另一种书院里不曾见过的光亮。有老农听完讲解,拍腿道:“原来致良知就是半夜醒来,想起欠邻家一把锄头该还!”何廷仁抚须微笑。他知道,心学的种子,终于从士大夫的书斋,落到了百姓的田埂上。

辞官归乡那年,赣南的油茶花开得正盛。何廷仁在善山书院讲学,总爱指着门外的驿道说:“当年我就是从这条路去追先生的。”有学生问:“改过从何处入手?”他答:“从起端发念处察识。”又问:“若总也改不了呢?”他笑曰:“知过即是良知,改过即是本体。你既知改不了是过,良知已在运作。”这种接地气的教学,让四方学者闻风而至。

今天,在于都金桥村的何廷仁广场,人们可以看见他的画像与事迹。广场上,老人们在下棋,孩童们在游戏,似乎忘记了数百年前的何廷仁是谁。这倒恰好和他的心意——让学问化入寻常烟火,本就是他毕生所求。

时光如流,邑人敬祀理学五贤的祠堂早已湮灭在时光里,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关于何廷仁的传说种种,却像赣江边的芦苇,岁岁枯荣,生生不息。

忽然想起王守仁龙场悟道后写的诗句:“良知即是独知,此知之外更无知。”何廷仁用一生诠释的,或许就是这般境界,不必著书立说,不必创建体系,只要在日常行间活出心学的模样。

当年那位负粮追师的青年,最终让心学在赣南山水的滋养下,长成了另一种形态。它可能是新会乡约里自陈过失的老农,可能是善山书院里孜孜问学的乡人,更可能是如今广场上嬉戏的孩童,当他们某天突然明白“做人要凭良心”时,当年那场军营里的对话,便又在时光中完成了一次回声。

回想过去,金桥村在夕照里格外温柔,仿佛还在等待某个从远方赶来的读书人,布囊里装着干粮,眼中闪着星光。

『雩都理学五子』之一

何廷仁:负粮追师成美谈

□龚文瑞